

D · H · LAWRENCE

Kangaroo

袋 鼠

(英) D · H · 劳伦斯 著



鼠 袋

[英] D. H. 劳伦斯 著

戴景海 谢毅斌 译
田树云 万 忠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袋鼠》是英国著名作家 D. H. 劳伦斯的一部著名作品，它发表于 1923 年，是劳伦斯十部长篇小说比较成熟的一部，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未翻译出的长篇小说。

《袋鼠》的主人公洛弗特·萨默尔斯是英国一位诗人，他厌倦了英国及欧洲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试图找一块人间净土，因此，便和女友哈里埃特来到了澳大利亚，在这里他们结识了杰克、杰丝、袋鼠以及其他各阶层的人物，通过萨默尔斯与他们的相识和关系的发展，全面展现了澳大利亚的一幅风情画卷。在澳大利亚的蓝天碧水间萨默尔斯没有找到他的理想，他的好友袋鼠在一次爆炸事件中死了，这使他十分伤感，他毅然决定离开澳大利亚，去了美国的旧金山。

劳伦斯笔下的两性关系，旨在表达人类原始生命力最初涌动的艺术魅力，所反映的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和人们传统情爱、性爱等观念的危机，锋芒所指是摧残人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作家在本书中采用了荒诞、隐喻、暗示、象征等艺术手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美妙的画卷。

袋 鼠

(英) D. H. 劳伦斯 著

戴景海 谢毅斌 译

田树云 万 忠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市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2.75 印张 26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5.90 元

ISBN7-80505-883-0/I·804

译 序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争论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四十余部精萃的中短篇小说,近千首诗歌,还有大量的散文、随笔和评论。

劳伦斯 1885 年 9 月 11 日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的东林镇,1906 年进入诺丁翰大学,在大学期间表现出了对文学和哲学的浓厚兴趣,并开始诗歌和小说的创作。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个煤矿工人,性情暴躁,经常酗酒,打骂妻儿;母亲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小康之家,她当过教师,发表过诗歌,性格坚强。她和劳伦斯父亲的结合是偶然的,这种偶然地构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的婚姻决定了他们迟早要分道扬镳,婚姻的崩溃在所难免,因为他们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的追求是迥然不同的。婚后,他们的龃龉不断升级、扩大,长期不和,这给劳伦斯的心灵上蒙上了阴暗的影子。由于婚姻的不幸,他母亲便把全部的爱都转向了儿子,这对劳伦斯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明显的佐证。

纵观劳伦斯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主题,即现代工业文明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和对人

的自然属性的压抑和摧残。他在创作中始终进行着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这使他的作品达到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高峰，他对人类思想的嬗变和西方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民主意识、人权、自我人格独立、爱与性爱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题，尤其是爱情主题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就是反封建的锐利的武器。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剧变，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原有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全部摧毁了，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个性，变成了机器的钢铁的煤炭的奴隶，人格的异化，使原先“完整的人”变成了精神上的阉人。因此，这时西方出现了信仰危机，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种精神的真实状态下，人们开始从宗教、道德和哲学上对社会进行新的探索，试图对社会存在的矛盾作出新的解释，寻找新的精神寓所，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宗教、道德作出了哲学的批判。

《外遇》(The Trespasser, 1912)是劳伦斯继《白孔雀》之后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但却包含了劳伦斯后期作品的基本主题。它讲的小提琴手西格蒙与他的年轻的学生海伦娜的一段美丽的恋情，故事缱绻缠绵，催人泪下；主人公西格蒙是劳伦斯心目中理想的“自然人”，而在现代机器文明的压抑下，他的理想的追求终究只会化为泡影，经过一个多思的不眠之夜，西格蒙只好投河自尽，永远地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1915年，劳伦斯完成了《虹》，但出版后，旋即被查禁，罪名是“有伤风化”；劳伦斯在愤懑之下，于1916年又完成了《虹》的姊妹篇《恋爱中的女人》，这也是劳伦斯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布兰文一家三代的家庭史，揭示了人类寻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强烈欲望，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否定。这部小说同样引

起了巨大的轰动。完成于1928年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引人注目、争论最大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梅勒斯和康妮的性爱生活，因而被视为诲淫诲盗，离经叛道，有伤风化，在西方长期被视为禁书，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才在英国和美国正式出版。

劳伦斯这位被誉为“先知”的作家，目睹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广袤的森林和青绿的田野遭到了无情的污染和破坏，残余的宗法感情荡然无存，人成了机器的附庸，金钱的奴隶，已不复是身心统一的自然人。劳伦斯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是不应以人的自然本能和自然欲望的压抑扭曲为代价的，而尤其是不能以人的最基本的自然和本能的性欲为代价的。劳伦斯在谈他的创作主旨时说：“我只能写我特别有感触的东西，在目前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或者调整旧关系，这毕竟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因而，劳伦斯从爱情和性爱出发开始了现代文明的全面批判，对人类灵魂深处进行探索。作为一个具有非凡的天才和感悟力的作家，他有着超前的意识，他对赤裸裸的性爱的描写并不是耽于色情，而是通过它，向人们揭示现代人内心中的痛苦、挣扎、呼号和绯色的梦，展示隐藏在爱和性爱背后人类灵魂深处最为本质的东西，即对人性的追求，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以期令人感悟、反省，从而消除异化，回归自然的人性，自然的真善美，重新修复濒临崩溃的人类的精神家园，重新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摆脱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

《袋鼠》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劳伦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他对西方传统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彻底失望了。在《袋鼠》中，他不只一

次地通过主人公萨尔默斯的内心独白抒发了他的这种情感。现实令他厌恶，他“直觉地”反对战争。战争改变了人类的外部世界，更加剧了内心的压抑和扭曲。《袋鼠》的主人公萨尔默斯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感到了罪恶的现实对他心灵的压抑，而他又无力与之抗争，他认为这是世界末日来临了。他孤独，无奈中追求孤独，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个人在海边呆着，看灿烂的朝霞，辉煌的落日，蓝天碧海，群鸟齐飞，郁郁的青草，茂密的森林，只有融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才能感到灵魂的片刻沉静。现有的价值观念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他心中祈求的是一个不可知的、超自然的、黑暗的上帝，只有这个上帝才是他心灵的归宿。

《袋鼠》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作为诗人和作家的萨默尔斯与妻子哈里埃特从英国本土来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所经历的事情。在澳大利亚他们结识了退伍军人俱乐部的袋鼠、杰克、杰兹，以及社会主义者斯特劳瑟斯。萨默尔斯的魅力和思想征服了他们，他们都想拉拢他加入他们的团体，与他们一起干一番事业。袋鼠在战争中在军队中工作，战后成了一名著名的律师，澳大利亚的现实令他不满意，他发誓要改变澳大利亚，企图做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拯救者。袋鼠的名字叫本·库利，由于他的两只小眼睛靠得很近，又长了一个大肚子，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袋鼠。退伍军人俱乐部表面看起来是很有组织性的，但最终只不过流于无组织的暴民状态，不可能成其大事；而斯特劳瑟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只是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海市蜃楼的图景，他们的理想在澳大利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失败是必然的。萨默尔斯来澳大利亚的本意是想找一块安宁、清洁的未受污染的土地，但偏远的澳大利亚同样不是一块人间净土。萨默尔斯黯然神伤，与妻子乘船告别澳大利亚，去

了美国的旧金山，又开始了新的精神流浪。澳大利亚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使他着迷，纯朴率真的风土人情使他留恋忘返，但这不是他理想中的地方，他还是要离开它。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他所要寻找的人间乐土，他注定了要在孤独中做思想的漫游。

与《儿子与情人》一样，《袋鼠》也有很强的自传性质。1912年，劳伦斯与诺丁汉大学现代语言系教授威克利的妻子弗丽达邂逅，两人一见钟情，堕入情网。弗丽达出生于德国贵族家庭，其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两个人难解难分，终于私奔，隐居于意大利和德国，直到1914年才返回英国正式结为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便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之中，由于弗丽达是德国出生的，他们便被怀疑是德国间谍，被驱逐到西部康沃尔大西洋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局还要强征他入伍。这对极力反对战争的劳伦斯来说，简直比杀死他还痛苦。他由于身体虚弱，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异国漂泊。1930年3月2日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小镇，因长期患肺结核，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四岁。

在《袋鼠》的第十二章《恶梦》中，劳伦斯对这段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写。主人公萨默尔斯的妻子哈里埃特出生于德国，战争爆发后，他们为了躲避战争的幽灵，迁居到西部康沃尔的一个小村庄里。由于萨默尔斯发表过对战争不满的言论，更由于他的妻子是德国出生的，人们便怀疑他们是德国间谍。人们在他的小屋外面的暗处监视着他们夫妻的一举一动，他们购买食品被怀疑是给德国潜水艇里的人准备的；如果在屋外晾点什么东西，便怀疑是给德国人发的暗号。晚上，这些自告奋勇的“爱国者”便蹲在他的屋下听他们的谈话，以便向当局告发。萨默尔斯三次被应征入伍，由于体检不合格而未被录取；那些被

录取的人嫉妒他，仇恨他。最后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驱逐出康沃尔，而且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向地方警察局汇报。他们时刻受到暗探的监视，包括与他们来往的朋友也受到调查，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批准出国，来到了澳大利亚。

就本质而言，劳伦斯是一位小说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不论他在小说中提出何种改善社会的方法都是不能奏效的。因此上劳伦斯作品的成功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济世的良方。

劳伦斯的十部长篇小说已有九部有了中译本。为了全面介绍劳伦斯的作品，现将《袋鼠》译出。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再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批评，以便改正。

戴景海

1995年夏月于北京大栅栏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特瑞斯特恩	(1)
第 二 章 邻居	(20)
第 三 章 “喂，看左舷”	(37)
第 四 章 杰克与杰兹	(50)
第 五 章 “库依”号小屋	(76)
第 六 章 袋鼠	(104)
第 七 章 舌战	(132)
第 八 章 火山迹象	(159)
第 九 章 哈里埃特与萨默尔斯的爱之舟	(183)
第 十 章 退伍军人	(192)
第十一章 威利·斯特劳瑟斯与袋鼠	(210)
第十二章 恶梦	(233)
第十三章 复仇	(289)

袋 鼠

第十四章	小角色·····	(299)
第十五章	杰克示好·····	(316)
第十六章	城里的骚乱·····	(328)
第十七章	袋鼠之死·····	(359)
第十八章	再见！澳大利亚·····	(380)

第一章 特瑞斯特恩

晚饭时分，马克里大街旁边的公园里，一帮工人正躺在草地上。虽然是五月之末的冬天，但阳光温和，他们只穿衬衫，躺在那里闲谈着。有的人正吃着纸袋里的食物。他们之中人员混杂，有出租车司机，有街对面那所大房子搞装修的一伙建筑工人，还有两名身着蓝工装裤的技工模样的人，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出租汽车与出租马车来来往往，他们或蹲或躺在路旁草坎上，一副拥有这座城市的澳大利亚人的神态。

在他们身后，从远处封闭的音乐学院里不时传来隐约尖细的歌声，或许正是这飘忽尖细的歌声，使那位身穿蓝工装裤的家伙，双眉紧蹙，环顾四周。他的目光很快便落在两位从音乐学院方向走来，穿过草地正在走近的人身上。这是一位成熟漂亮、面色鲜艳的女子，她可能是位俄国人。同伴则是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留着黑胡子的男人。两人穿着考究，举止文雅但有点不合时尚，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

穿工装的男子微笑了一下，而且是咧嘴笑了一下，看到留着胡子的外国人模样的陌生人心没数地蹑手蹑脚地走过草地，这工人本能地咧嘴笑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家伙！或许是个布尔什维克。

这矮小的外国人模样的陌生人，抬眼便瞅见这工人正咧着笑着；那技工很敏感地用肘捣了一下同伴，让他也瞧这模样滑稽的家伙。那人目光瞅准了他俩。他们的笑容僵住了，因为这小个子直盯着他们，目光犀利而怪异。他发现那技工脸盘端庄，眉清目秀，但笑态俗气。穿蓝工装的男子与他目光交接后，赶紧放眼远望，以保持其尊严。

这对陌生人就这样走过，穿过宽阔的柏油路，去了对面一所高房子。那工人望着他们进去的那所房子。

“达格，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穿工装的那位问。

“不知道！有点像德国佬。”

“他们说英语。”

“当然，或许——你怎么想的？”

“我想他们不会是德国人。”

“杰克，你真这么想？或许不是。”

达格漠不关心，但杰克却对那滑稽的小个子颇为好奇。

他下意识地注视着路对面的房子。这是所中等豪华的旅店，远处好似那小个子的外国人正把一个旅行包放在从门廊通往大街的台阶最高一层上。那女人，显然是妻子，走出来把一个黑色的帽盒放在地上。那男人随即又折回房子，提一个包出来，也把它堆放在顶层台阶上。接着他与妻子交谈几句，便巡视着大街。

“要租车？”杰克心想。

在公园绿草青青的斜坡下面的路旁，棕色高楼对面，停放着两辆出租车。外国人模样的小个子男人走下台阶，穿过宽阔的柏油路，走向他们。两辆车都没客人，司机们正躺在草地上抽着饭后烟。

“那家伙要租车。”杰克说道。

离他最近的司机问道：“他跟你说过吗？”但没有人动身子。

陌生人站在一辆宽敞的奶油色出租车旁边的人行道上，看着草地上的这帮人，他不想和他们搭腔。

“要车吗？”杰克喊道。

“是的，司机在哪里？”陌生人用准确无误的英国英语回答说。

“去哪里？”奶油色出租车的司机喊着，仍躺在草地上没动。

“莫达克街。”

“莫达克街？多少号？”

“51号。”

“你的邻居，杰克。”达格转向同伴说道。

“备有家具的，每周得花四个畿尼。”杰克用消息灵通的语调说。

“好吧，”奶油色出租车司机从草地上爬起来说，“我送你们。”

“先去一下120号，”小个子男人指着那房子说，“我妻子和行李在那边。可要讲清楚，”他补充说：“你不能每个包再收我一先令。”

“什么包？在哪里？”

“在台阶上。”

“好吧，先开车过去瞧一下。”

那男人步行过路，出租车转弯紧随其后。陌生人已把包搬下台阶，两个中等大小旅行包，一个正方形的小巧的帽盒。它们靠墙堆放着。司机探出头看看它们，又不动声色地望了望。陌生人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

“这些包每件一先令。”司机简练地说。

“不，不行，我出三便士的价。”陌生人叫道。

“包，每件一先令。”司机重复说，他是那种没法与之争辩的无产者之一。

“这不公平，行李费就三先令。”

“那好，不付这份钱，就别坐车，说定了每个包一先令。”

“好吧！我不想付这么多钱。”

“那好，你出不出钱随便，但无论你到哪里，出租车都会每件行李一先令的。”

“那我就不坐出租车。”

“早该这么说嘛，没关系，我不会因开车来看你的行李而向你收费的，要不要出租车，随你便，我想你心里有数。”

他就这样一边说着，一边脚松车闸转个弯，又把车开回了原地。

这奇怪的小个子男人和妻子站在旅行包旁边的台阶下，满脸怒色。随后一辆出租马车叮当响着慢慢沿路过来，准备在这吃饭的时间，停在街对面的安静地方。但车夫却看见了这对怒容满面的夫妇。

“要马车吗，先生？”

“是的，不知道能否拉着行李？”

“几个包？”

“三个，这三个。”他恼怒地用脚尖踢了它们一下。

马车夫从马车向下瞧着，他面孔红润，有点自卑。

“这三个？好的，没关系，很容易，全装上，装上它们太容易了。”他从车辕上跳下来。他，小个子，红脸膛，醉酒似的、怕老婆的样子站在那里盯着行李包。其中一个印着：“R·L·萨默尔斯。”

“R·L·萨默尔斯！好吧，请上车，先生太太，你们上车，

去哪里？车站吗？”

“不，莫达克大街 51 号。”

“好的，我送你们去，路不近呐，但我们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那里。”

萨默尔斯和妻子登上马车。车夫猛地打开车门，将行李包堆成小塔一样放在两个座位前。帽盒摇摇欲坠地放在顶端，几乎触到棕色骡马的尾巴。

“你们用手扶着点，好让它稳当些。”车夫说。

“好的。”萨默尔斯应道。

车夫爬上车辕，载着小塔般行李的马车，开始颠摇着向城里进发。那伙工人仍躺在草地上，但萨默尔斯没有留意他们。他正扶着讨厌的行李在轻微的颠簸中间向目的地进发。

“他们真讨厌！”妻子哈里埃特说。

“正像他们常告诉你的一样，这是上帝之国，”萨默尔斯说，“这马车夫就相当不错。”

“可那帮出租车司机，还有星期六在伦敦只需要两先令，却向你要八先令的那个家伙。”

“他敲诈我，可你在这个自由国家，这里的人可以随意要价让你付，你不得不付给他们。这就是自由！他们漫天要价，而你不情愿也得照付不误。”

他们在这种心态中，颠簸着穿越城市，突然瞧到著名港口的小山顶上，光芒四射的灯光，至少他们看到楼房与树木茂密的海岸间的海湾里，停泊着军舰与汽艇，他们看到港口中心以及对面耸立的峭壁——整个矮树葱葱的台地，边缘是红色的，又被许多叶状苍白色的港湾分隔开。港口侵入的台地在黑暗中矗立着，天色灰暗，笼罩着一种单调悲哀的气氛，好似要从地球上抹去一样。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即使在躁动不安的现代化都

市悉尼，它的上百万居民，也好似鱼一样从港口一边乱窜到另一边。

莫达克大街是一条古老的郊区街道，两边坐落着漆成红色波纹铁顶的小房子。每座小房子占地巴掌大小，周围有低矮的木篱笆。街道绵长如孩子画的线条。方方正正的小房子一座又一座，既集中又彼此分离，有点像现代民主制度。每座房子都被小栅栏围着。街道宽广，沿路两旁枯萎的草，遮住了路边的石条，中间的碎石路在马车叮当叮当跑过时，好像沙漠一样孤寂。

51 号的门号写在门上。萨默尔斯一直在留神这些名字，眼前已闪过“艾略特”，“特列斯帮”，“天使之家”，“贝特奥尔”等几个名字。他倒希望能找到纯澳大利亚名字，比如“韦勒贝”或“瓦格瓦格”之类的。当他看好这所房子并决定租用三个月时，房子尘灰满面，他都忽略了房子的名字。他希望它不叫“你我小屋”或者“斯一代拉·马瑞斯”。

“费罗斯特恩。”他说，把花体的 T 读成 F。

“你想这是哪种语言？”

“是 T 不是 F。”哈里埃特说。

“特瑞斯特恩，”他像俄国人那样发音，“肯定是当地语。”

“不，”哈里埃特说，“它是指可在里边休息。”她并无嘲讽他之意，然而却痛苦地沉默起来。

哈里埃特并不十分在意。四个月来他们一直搬来搬去，她只想马上找到自己安身之地，哪管它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叫“特瑞斯特恩”，“天使之家”，还是“特瑞斯帮”。

谢天谢地，小房子很干净，只有几件普通家俱，一切还算顺眼。哈里埃特没等摘掉帽子，便先从墙上取下四幅画，撤掉了桌子上的红色丝绒台布。萨默尔斯闷不作声地打开包，便从